

## 目的论视角下《落花生》张培基与刘士聪译本对比评析

崔光瑛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

**【摘要】**许地山散文《落花生》语言质朴自然、叙事平实含蓄，同时蕴含鲜明的伦理教化意味与文化象征价值，是中国现代散文英译研究的典型文本。本文以目的论为理论框架，选取张培基与刘士聪两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对比分析法，从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三个维度，考察两译本在称谓处理、文化负载项转化、儿童视角再现及语义表达等方面的策略差异。研究发现，张培基译本更注重原文风貌与文化意蕴的保留，体现文学再现取向；刘士聪译本则更强调表达自然与读者接受，体现功能适应取向。研究表明，文学翻译中的“忠实”并非静态对应，而是在翻译目的约束下的动态建构。

**【关键词】**目的论；《落花生》；张培基；刘士聪；文学翻译；译本对比

**【收稿日期】**2026年3月20日

**【出刊日期】**2026年4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60137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Zhang Peiji's and Liu Shicong's translations of *Peanu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Guangyu Cui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Peanuts*, a representative prose work by Xu Dishan, is characterized by plain language and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making it a valuable tex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Skopos Theor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nglish versions by Zhang Peiji and Liu Shico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kopos rule, coherence rule and fidelity rule.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appellation translation, cultural elements,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It is found that Zhang's version tends to preserve the styl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source text, showing a literary-oriented approach, while Liu's version emphasizes readability and target readers' reception, reflecting a functional orient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ide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dynamic construction constrained by translation purpose.

**【Keywords】** Skopos Theory; *Peanuts*; Zhang Peiji; Liu Shicong; Literary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s

#### 1 引言

翻译鉴赏与批评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模块，也是构建翻译评价体系的关键环节。学界普遍认为，科学的翻译评价需立足文本、结合语境与理论框架，杜绝脱离细节的主观臆断<sup>[1]</sup>。据此，本文采用文本对比法，以目的论三原则为指导，剖析《落花生》张培基、刘士聪英译本的差异，为同类散文译本比较提供参考。

《落花生》是许地山言志散文的代表作，以“种、收、尝、议花生”为叙事线索，于平淡家常中蕴藏人生哲理，兼具乡土气息、儿童视角与哲思内涵，文学价值突出，是散文翻译研究的典型样本<sup>[2]</sup>。现有英译研究多聚焦主题、修辞与基础翻译技巧，从目的论视角系统探析译本在文学性、可读性、文化传播性之间的平衡策略，

以及译者基于不同目的在文化负载词、情感传递、逻辑重构等方面的差异化选择，相关研究仍较为薄弱<sup>[3]</sup>。

目的论核心主张“翻译是目的性行为”，译文并非原文意义的机械复刻，而是译者依托既定目的开展的策略性选择与功能重构<sup>[4]</sup>。该理论既能阐释译本差异，更能深挖不同译法背后的功能取向。本文以目的、连贯、忠实三法则为分析框架，对比评析两大译本，重点探讨二者在文化符号处理、儿童视角保留、家庭氛围传达及哲思重构方面的异同，印证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是依附翻译目的的动态标准，而非单一静态概念<sup>[5]</sup>。

本文研究意义：理论层面，推动目的论从翻译策略描述向译本评价延伸，验证其在散文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文本层面，通过个案剖析翻译目的对风格、语义、

文化内涵再现的影响，为中国现代散文外译研究提供新视角。

## 2 目的论及其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

文学翻译兼具信息传递、情感表达、风格再现与文化传播等多重功能，传统等值论以意义、形式对等为核心目标，应对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审美复杂性时局限性显著<sup>[3,6]</sup>。相较之下，目的论为文学翻译搭建了更具弹性的分析框架，可有效突破等值困境。

文学作品语言个性鲜明、文化特质突出，片面追求形式对等易导致译文生硬，过度追求通顺则易流失原作风格与文化底蕴。目的论摒弃“完全对等”的单一标准，允许译者结合翻译目的，在原文原貌与目标读者接受度之间做策略取舍<sup>[3,4]</sup>，这一思路高度适配《落花生》这类短小质朴、意蕴深远的散文。

《落花生》是许地山经典叙事散文，以“小题材承载大旨趣”为艺术核心<sup>[2]</sup>：以儿童视角串联种、收、议花生的家庭琐事，叙事流畅、结构层层递进，实现“借物喻人、以事言志”的升华；语言质朴含蓄，花生被赋予务实、谦逊、利他的人格象征，文中家庭互动与教化模式更暗含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翻译需兼顾表层叙事、儿童视角、乡土语感、家庭氛围与哲理内涵等多重维度。

## 3 目的论视角下张培基与刘士聪译本对比评析

### 3.1 目的法则

目的法则强调，译者的策略选择首先应服务于译文的预期功能<sup>[4]</sup>。张培基与刘士聪在具体翻译中呈现出的差异，正反映出二者在译文功能设定上的不同倾向。

#### 例 1.

原文：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sup>[2]</sup>

刘译：The weather was not very good that night but, to our great delight, Dad came all the same. “Do you like peanuts?” Dad asked.<sup>[7]</sup>

张译：It looked like rain that evening, yet, to our great joy, Father came nevertheless. “Do you like peanuts?” asked Father.<sup>[8]</sup>

分析：“Dad”与“Father”的选择不仅影响人物关系的呈现，也影响整个叙事声音的定位。刘译的“Dad”使叙述更接近日常英语儿童读物中的家庭场景表达，读者容易将文本理解为一个温馨、平易的家庭故事；张译的“Father”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体庄重感，使“落花生”不只是儿童回忆录式的叙事，而更像一篇带有伦理启示意味的文学散文。换言之，二者在称谓上的不

同，并非简单的词汇替换，而是分别服务于“情境进入”与“文学再现”两种不同的翻译目标。

#### 例 2.

原文：我们几弟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sup>[2]</sup>

刘译：At that my brother, sister and I were all delighted and so were the young housemaids.<sup>[7]</sup>

张译：That exhilarated us children and our servant girls as well.<sup>[8]</sup>

分析：该句不仅体现人物情绪，还涉及叙述视角与身份关系。“小丫头”既指家中女佣，又在儿童视角中带有“同龄共处”的弱等级特征。刘译用“the young housemaids”突出其社会身份，但强化了阶层差异；张译以“servant girls”保留身份的同时，通过“girls”凸显年龄特征，更贴近儿童视角下的群体感。在情感表达上，刘译采用“were all delighted”，直接呈现结果性情绪；张译使用“exhilarated”，强调由事件引发的情绪变化，更能体现对“开辟花生园”的期待。因此，两译本差异体现为“情感显性化”与“情感机制化”的不同取向：刘译偏重读者理解，张译更强调叙事动势与儿童语感<sup>[2,8]</sup>。

### 3.2 连贯法则

连贯法则要求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和逻辑自洽性<sup>[4]</sup>。这意味着译者不能只满足于字面对应，而必须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出发，对原文结构、词语搭配和语用功能进行适当调整。张培基与刘士聪在处理叙事衔接、句式组织和对话逻辑时的差异，正体现了其不同的连贯实现方式。

#### 例 3.

原文：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罢。”<sup>[2]</sup>

刘译：“It’s a pity to let it lie waste like that,” Mother said. “Since you all enjoy eating peanuts, let us open it up and make it a peanut garden.”<sup>[7]</sup>

张译：Mother said, “It’s a pity to let it lie waste. Since you all like to eat peanuts so much, why not have them planted here.”<sup>[8]</sup>

分析：在这一例中，刘译采用较为直接的结构对应，将“辟来做花生园”译为“make it a peanut garden”。这种译法在语义上与原文较为接近，完整保留了“花生园”这一概念单位，体现出较强的信息对应意识。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garden”可指房屋附近种植花卉、蔬菜或水果等的园地<sup>[9]</sup>，因此从词典义层面看，刘译并非不成立。然而，从英语实际表达习惯来看，

“peanut garden”略显不够自然，其表达经济性与地道性稍弱。张译则不再执着于“花生园”这一名词形式，而是将重心转移到“种花生”这一核心行为上，通过“why not have them planted here”将空间名词转换为动作结构。这样的处理使译文更符合英语口语建议句的表达习惯，同时“why not”所形成的语用效果，也更贴近母亲提议时温和、自然的口吻。并且从英语表达习惯来看，“garden”虽然词义上能覆盖“园子”，却未必是英语读者理解“种花生”这一行为时最自然的切入点。张译改为“why not have them planted here”，也是将“空间建构”转化为“种植建议”，使句子更符合口语对话中“提出主意”的自然方式。这种处理虽然省略了“花生园”的名词形式，却保留了原句最核心的交际意图，即母亲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生活建议。因此，张译的连贯性更多体现为语用层面的连贯，而非概念形式上的连贯。换言之，张译在这里实现的是一种“功能对等的连贯”，即通过句式转换确保译文在目标语中的交际自然度<sup>[3,4]</sup>。

#### 例 4.

原文：姊姊说：“花生底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sup>[2]</sup>

刘译：“It is very delicious to eat,” my sister took the lead.

“It is good for making oil,” my brother followed.

“It is inexpensive,” I said with confidence. “Almos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and everyone enjoys eating it. I think this is what it is good for.”<sup>[7]</sup>

张译：“Peanuts taste good,” said my elder sister.

“Peanuts produce edible oil,” said my elder brother.

“Peanuts are so cheap,” said I, “that anyone can afford to eat them. Peanuts are everyone’s favorite. That’s why we call peanuts good.”<sup>[8]</sup>

分析：该组对话体现了原文儿童轮流发言的口语节奏及家庭秩序。刘译通过“took the lead”“followed”等增译显化发言顺序，使叙事更清晰，增强逻辑连贯性；张译则以“elder sister”“elder brother”呈现长幼关系，在不增加叙述成分的情况下保留家庭伦理语境。在口吻再现上，刘译采用“It is...”结构，句式整齐、逻辑清晰，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儿童表达的跳跃性；张译重复“Peanuts”作为主语，虽不够简练，却更贴近儿童围绕同一对象反复陈述的语言习惯，并强化核心意象。两译本

分别通过“逻辑显化”与“节奏复现”实现连贯；刘译偏重读者理解，张译更注重叙事语感与文化连续性<sup>[4,5]</sup>。

### 3.3 忠实法则

忠实法则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保持可识别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机械的一一对应，而是要在翻译目的的引导下进行功能性重构<sup>[4]</sup>。对于《落花生》这类文化意味浓厚、语体风格鲜明的散文而言，“忠实”尤其不能仅从字面层面理解，而应同时关注语义内核、叙事声音与审美风貌的保留程度<sup>[3,5]</sup>。

#### 例 5.

原文：……半亩隙地。<sup>[2]</sup>

刘译：...there was half a mu of land unused.<sup>[7]</sup>

张译：There was a small piece of vacant land ...<sup>[8]</sup>

分析：“半亩隙地”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其一是“半亩”这一中国传统面积单位，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其二是“隙地”所传达的“空着、闲置、不起眼”的空间特征。刘译保留“half a mu”，在形式上较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文化符号，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知原作的本土性。然而，若缺乏注释或语境辅助，“mu”对多数英语读者而言并不具有直观意义，容易造成理解阻滞。张译省略了具体面积单位，而以“a small piece of vacant land”概括其空间特征。这种译法牺牲了“亩”这一文化细节，却较好保留了原文关于土地“小而闲置”的叙述重点，使目标语读者能够迅速建立画面感，并使原文在情节推进中的叙事功能得以保留。此处“半亩”在原文中的核心作用并不在于精确计量，而在于帮助读者建立一种“小块空地”的场景认知，为后文种花生作铺垫。张译抓住了这一核心功能，因此其处理虽然弱化了文化符号，却保持了叙事上的有效忠实<sup>[4-5]</sup>。由此可见，忠实法则并不意味着文化元素必须无条件保留。若保留文化符号会显著增加理解难度，则译者可以根据译文目的适当转化，只要原文在叙事功能和语义重点上得以延续，仍可视为一种有效的忠实实现，也表明，忠实性在文学翻译中是一种动态协商的结果。

#### 例 6.

原文：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sup>[2]</sup>

刘译：“It is inexpensive,” I said with confidence. “Almos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and everyone enjoys eating it. I think this is what it is good for.”<sup>[7]</sup>

张译：“Peanuts are so cheap,” said I, “that anyone can afford to eat them. Peanuts are everyone’s favorite. That’s

why we call peanuts good.”<sup>[8]</sup>

分析：这一例是全文哲理意味开始显现的重要节点，表面上写的是花生“便宜、好吃”，实则已隐含“平凡而有用”的价值逻辑。原文中的“贱价”既有“价格低廉”之意，也承载着作者所推崇的“亲民实用”价值取向。因此，译者对“贱价”的处理，不仅影响局部句意，也关系到全文“重实用、轻浮华”这一主题的铺垫力度。

刘译选择“inexpensive”对应“贱价”，这一词语语义明确且无明显贬义，更符合现代英语中较为中性的商品评价方式。优点在于中性、稳妥，能够避免“cheap”在现代英语语境中可能附带的低质、廉价之义，从而减少文化误读。这种处理体现了较强的读者适配意识，也使“人人买得起”的逻辑顺畅展开。但从语体效果看，“inexpensive”带有一定理性和书面色彩，略微削弱了儿童发言应有的朴素直接感。相比之下，张译使用“cheap”，虽然可能存在轻微贬义风险，但它更贴近儿童口语中对价格的直观判断，也更接近原文“贱价”所带有的生活气息。

与此同时，刘译将后文拆分为“Almos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and everyone enjoys eating it”，使逻辑关系更清晰，便于读者理解。这种处理有助于传达“人人买得起、人人愿意吃”的普适性，也更符合面向普通读者的功能取向。其不足在于，“inexpensive”相较于“cheap”少了一些生活化、口语化的质感，使儿童话语的直接性略有减弱。张译则采用“cheap”对应“贱价”，并通过“so...that...”结构显化因果关系，使“便宜-买得起”的逻辑链条更鲜明。“Peanuts are everyone's favorite”虽然在语义上略带强化，但从整体效果看，更能再现儿童视角下那种朴素、绝对化的表达方式。张译在这里追求的是一种更贴近原作叙事声音的“风貌忠实”，即不仅传达意思，也尽量保留说话方式与语气气质。

两译本在此处的差异反映出“意义忠实”与“风格忠实”的不同侧重。刘译通过语义拆解与中性表达确保目标语读者准确理解文本价值判断；张译则通过重复主语、保留较口语化的词汇和因果结构，强化原作的儿童口吻和哲理递进。二者都实现了与原文的关联，只是关联的重点不同<sup>[3-5]</sup>。

#### 4 结论

本文以目的论为框架，从三大法则维度对比评析

张培基、刘士聪《落花生》英译本，研究发现：两译本差异显著，表层是语言风格之别，深层源于译者译文功能预设不同，进而形成系统性翻译策略分化<sup>[3,4]</sup>。

案例分析证实，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研究解释力较强：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形式与功能的取舍，连贯性涵盖句法通顺、语用自然与文化适配，忠实性是多方协商的动态标准，而非单一绝对概念<sup>[4-5]</sup>。针对《落花生》这类质朴蕴藉的散文，译者无需追求唯一译法，应依托翻译目的构建功能性表达方案。文学翻译批评若固守逐字对等标准，难以解读译本价值，而目的论可整合译者主体性、文本功能与读者接受，提供开放动态的分析视角。此次译本比较，既深化了《落花生》英译研究，也为现代散文外译与功能主义翻译批评提供了借鉴<sup>[3,6]</sup>。

#### 参考文献

- [1] 李运兴. 翻译批评与赏析[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2] 许地山. 落花生[M]//许地山散文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3] 马会娟. 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2003(4):21-25.
- [4] 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C]//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221-232.
- [5]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6]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7] 刘士聪.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英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
- [8] 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汉英对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9]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10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